

## 阳台上的花

□黄咏梅

意识到母亲喜欢花,已是她退休的时候了。记忆中,我们家阳台上种植物,但很少见到花。在有限的花盆里,小葱、小蒜、小辣椒、芫荽这些与其说是常见,不如说是常备。厨房里,主菜炒起来了,母亲会命我到阳台摘几根小葱或小辣椒,洗净,直接放到锅里。“物尽其用”四个字,被母亲一辈子奉为人生信条,也将母亲训练得心灵手巧,家里很多淘汰的旧物都被她不厌其烦地改为他用。

母亲不种花,可能也觉得花不好伺候。我们一家五口人,父母上班,孩子上学,并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养花。种下的花如果不开花,还不如种小菜。母亲种菜是很积极的。小时候有那么几年时间,我们家安在一个半山腰的独间平房。房前有一片平地,被母亲用篱笆围成小菜园,里边种了不少蔬菜瓜果,基本上可供应一家人的日常需求。印象最深的是葫芦,藤蔓攀在篱笆上,果实藏在叶子下。我们三个小孩子会挑选出自己喜欢的小葫芦,用一根针,在葫芦瓜上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,然后比赛哪一只长得又快又大,就像比赛自己的身高一样。母亲很懂种菜,在她特别的照顾下,刻有我们几个孩子名字的葫芦瓜,总是长势喜人,最终结出了皆大欢喜的果实。而刻着父亲母亲名字的那几只葫芦,远远落后于我们。我们欢天喜地地将自己的葫芦摘下来,挂在屋角,让它们跟我们的名字一起晒干、变黄,最终成为书桌上的摆设,权当一束不会凋谢的花。

十七岁那年夏天,我到桂林读大学,父母送我去报到,趁机游览一下桂林山水。那是我第一次跟父母出远门,应该也是父母第一次一起出门旅游。我们住在一个简陋的小旅馆,窗外可以见到清澈的漓江水。旅馆对面有一个花坛,母亲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一种奇怪的花。小小的五瓣花瓣,组合成一张人的脸谱,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,五官是深紫色,脸膛是浅紫色或嫩黄色。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么有趣的花,就像花坛里有一个小人国。母亲对花的知识匮乏,直接称之为“人脸花”。每次进出旅馆,我们都要去看看这些有趣的“人脸花”。分别的时候,母亲想找找有没有种子可以带回家,找了半天没看到一粒果实。突然,母亲指着一簇角落里的花,说,这五朵,像不像我们一家?那五朵花挨得特别近,都快叠到一起了,上边两朵稍微大一些,浅紫色的脸膛上有着近乎墨色的五官,下边三朵大小差不多,嫩黄色的脸膛上,五官是浅浅的紫色。我和父亲都笑了,说像。我用手指着那些小脸数过去,这是我,这是哥哥,这是姐姐。数完,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。那之后的许多年,离别、想家成为一种习惯。后来,在一些地方,我多次看到过这种“人脸花”,每次看到,我都会朝这些“小脸”会心一笑,想起那年小旅馆前的“一家五口花”,想起我们一家五口人。

母亲退休之后,阳台慢慢开始种起了花,盆栽从实用转变为审美。种的都是些好养的花,茉莉、海棠、三角梅、芍药、桂花之类。阳台角落还留着几棵实用的小葱和辣椒,稀稀拉拉,枯老了也没被摘放到锅里。年份最久的当属那株海棠花。花树不高,却很结实,主干已经比我的拳头还粗。每年过年,它都不辜负花期,准时开起了红艳艳的花朵,仿佛要跟我完成一个共同的约



定——每年过年回家后,我会挑一个阳光充足的中午,搬两张小椅子,让父亲母亲坐在这株海棠花下,我一点一点将他们花白的头发染黑。阳光把海棠花照得通红,也将父母的衰老照得纹路清晰。我站在他们背后,既感伤又幸福,虔诚地祈祷年年岁岁都拥有这相同的一幕。

除了在阳台种花,母亲也喜欢用花瓶插花。但我从没有在家里见过“人脸花”。近些年,家乡过年流行一种“年花”——五代同堂果。黄灿灿胖乎乎的果实,浆汁饱满,寓意子孙满堂,老少安康。去花市买一枝回来,不用费心管理,可以观赏半年之久。母亲会挑果实多的一枝买回家。有一次,我用湿布给这些果实“洗澡”,指着最大的那两只说,这是爸,这是妈,然后又分别按个头指定了我和哥哥姐姐。母亲一听,笑了,看看那两只最大的果实,说,不像,现在在我们家里,我和你爸最瘦。我愣了好一会儿,夸张地提高嗓门说,再瘦也是最大的。

今年,在小区散步的时候,突然发现小区围栏下新摆了一溜花盆,花盆里边挤挤挨挨地开满了一张张“小脸”。整齐的五瓣花瓣,嫩黄、粉红、紫色的脸膛,颜色各异,风一吹,像笑脸。我也笑了,站着看了很久。手机里有一款植物识别软件,几秒钟之后,我得以知道,“人脸花”真正的名字叫三色堇,花语是——请思念我。我在微信上把照片发给母亲看,她高兴地说,你们那里也种“人脸花”啊!我暗自偷笑,并没有纠正母亲。这种花,在我们家就叫“人脸花”,早在很多年前,我家这位无暇养花的“花盲”,竟然无师自通,为我正确读出了那些“人脸花”的花语——请思念我。

## 文史杂谈

## 且说梅花

□王祥夫

王元章的墨梅我是喜欢的,他那首题梅花的诗亦好,上小学时念过的古诗里便有它。起句便是“吾家洗砚池头树”,竟是先洗砚而后作画,这颇合我意,是干干净净的作风,砚里从不留残墨,笔是用过即洗。

想来王元章亦是个干净、清爽的人,砚上案上常年一派窗明几净。这首诗里最让人喜欢的是“个个花开淡墨痕”,意思之好是王元章作画本不要别人说什么好话,自己适意即可,诗的最后一句倒像是宣了一回誓:“愿留清气满乾坤”。如把这首诗写在一张白纸上,人们便不会读懂这是在写什么树或什么花?因为这首诗里通篇都没提到什么梅花,但这首诗一旦题在梅花旁边,人们便明白这是在说梅花的好,这就是题画诗。不像时下的作画题款,大白菜边上只写“百财图”,令人生厌之至,倒是白石老人的“清白家风”还好些。

我画白菜,喜欢加几个菌子,题款亦不喜做“君子清白。”却喜题“山明清璞”。境界不能说高,却是在说实话,活在时下,大理想没有,吃是生存第一要义。

再说画梅,虽然杨无咎的梅亦好。而鄙人最初学画梅是从《芥子园画谱》上一笔一笔往下描。后来才觉悟出金衣满纸珠玉的好,所以又学金衣,某女士亦喜欢这样的满纸珠玉,前不久还画了一纸送她。圈圈点点满纸墨迹,不着一点颜色,果然清得很,因为是满纸的圈圈点点挤挤挨挨,清之中还有那么一点热闹,这就是金衣的梅。

有人在诗里说梅花是“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”。而梅花的好,鄙人以为恰恰不在“俏”字上,而在于它的清,说到俏,凤仙和海棠比较俏,浓淡的胭脂再加上深浅的藤黄,虽俏却不小家子气。而墨梅无色,却真是大气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 人气

□徐竟草

●人越多,气也就越旺。你看,繁华热闹处,必有很旺的人气,人头攒动,熙熙攘攘,一派生机。

●我不太喜欢去地广人稀的地方,人气不足,身处其中,我就容易被孤寂包围,似乎难以开心起来。

●很多人都喜欢去人气旺之地,城市需要人气旺,商场需要人气旺,网店需要人气旺,家族需要人气旺,干事业需要人气旺……人气旺才有活力,人气旺才有发展。

●就个体而言,人越精神,气也就越足。他们遇事不怕苦,不怕难,活力十足,干劲儿十足,默默感染着身边的人。我真喜欢这样的人。

## 我的父亲母亲

## 岳父的心愿

□王方

我的岳父名叫胡安·卡洛斯·艾斯米勒,自从成了他的女婿后,我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中西文化差异的有趣故事。

要说我岳父,得先说我的妻子玛丽·安东尼亚·艾斯米勒。她从小迷恋亚洲文化,尤其喜欢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,她考上日本映画大学的第二年我也考上了映画大学,论辈分是我的师姐。

映画大学毕业后,我们在西班牙大使馆办理了结婚手续,一年后我们决定同去她老家西班牙巴塞罗那。于是我便和岳父胡安·卡洛斯打上了交道。

岳父退休前在一家有百年历史的大型颜料厂做会计师,该厂生产的颜料曾被毕加索、米勒和达利等世界级画家选用。他最不解的是,中国字为什么都是方块形状?他问我,我这样回复,中国有句古话叫“不以规矩,不成方圆”,就是做人做事有了规矩才能做好。我的名字叫“方”,意思是我是个有规矩办好事的人。

岳父听后似懂非懂地说,嗯嗯,哈哈,好好。

打那以后,岳父每次见到我都问一个问题:巴塞罗那到上海几个小时?多少钱机票?上海的天气和巴塞罗那一样吗?开始我很认真地回答,飞机十几个小时,600欧元机票钱,天气比巴塞罗那稍冷一点。他听后也是,嗯嗯,哈哈,好好。

几天后在他家吃饭时还是问老问题,我怀疑老人家是健忘。我妻子说,这是长辈对小辈的关心,你怎么回答都行。原来他真是只管问,不在乎回答是否正确。

岳父好吃好喝不好动,身体奇胖,肚子大得惊人,一顿饭菜的量至少是我的两到三倍。我就投其所好,把中国菜肴做给他吃,我最拿手的是番茄炒鸡蛋,青椒炒肉丝,还有大块红烧肉,每次他都吃得“爱不释口”。

有天妻子对我说,下个月是老爸70岁大寿,你要准备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礼物给他。我思考许久,决定给他一个中式痰盂罐,可以让他晚上少走几次洗手间。当地华人经营的百货店没有这玩意儿。我无奈之下一个越洋电话打到老家上海请我母亲淘宝,我还叮嘱一定要有双喜字的。可惜那时还没有淘宝网,好在母亲坚持不懈终于在郊外一家杂货店找到,还真有双喜字。老板说,这痰盂罐在这里5年无人问津,今天终于遇到识泰山的慧眼。

母亲用快递邮寄到巴塞罗那。岳父70岁大寿那天,亲友纷纷拿出礼物赠老寿星,大多是衣服、裤子、鞋子之类,只有我的痰盂罐最抢眼,西班牙亲友都不知其为何物。我给岳父卖了个关子,

请他猜猜作何用,为期3天。老岳父夸海口说,凭我多年的会计经验,准能猜出。

3天后他打电话让我去他家,说是揭晓谜底。我到后一眼看见圆桌上有个东西高高隆起,上面盖着一块大花布。岳父像魔术师一样将花布掀开,那个远渡重洋来到西班牙的痰盂罐里面堆放着满满的新鲜水果!

事到如今我只能将错就错,如果加以纠正,恐怕要让老人家大大失望。我干脆向他解释了红双喜的意思,我进一步阐释,双喜上面加水果那是喜上加甜。

那天老人家和我聊得很兴奋,我邀请他去上海旅游,但他说,由于身体过胖,飞机的椅子太窄,不适合他乘坐。

时间到了2005年,老人家80岁高寿,由于他的体重和巨大的食欲导致他中风倒地。他的体重由120公斤急剧下降到80公斤,每天靠打点滴维持生命。我每隔一两天去医院看望他。老人家总要问医生护士介绍说,我的中国女婿,上海帅哥。

一天在医院里,他要我捏着他的手,他说我现在可以坐飞机啦,医生帮我成功减肥。我一直捏着他的手说,好的好的,等你一好我就去买机票。老人家听后流出了眼泪,估计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。

岳父去世后,我在盖棺之前将一张我亲手写有“上海到巴塞罗那飞行时间是14小时左右。机票价格是600欧元左右。上海和巴塞罗那的温差是5度左右”的A4纸放入岳父的棺材中,让这些永远伴随老岳父一路走好。

